

#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## 可使用化名、小名

\*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[tdsc01@epochtimes.com](mailto:tdsc01@epochtimes.com)

\*进入动态网,再连接

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
\*退党电话: 001-888-892-8757, 001-866-697-6570

\*退党传真: 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
\*暂时无法用以上管道声明退党,可用笔名、化名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,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,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,有行为的表示,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,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!



#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

## 可使用化名、小名

\*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[tdsc01@epochtimes.com](mailto:tdsc01@epochtimes.com)

\*进入动态网,再连接

<http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>

\*退党电话: 001-888-892-8757, 001-866-697-6570

\*退党传真: 001-702-248-0599, 001-514-342-1023

\*暂时无法用以上管道声明退党,可用笔名、化名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。

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,我也不交党费了。那都不算数。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,您是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。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,有行为的表示,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,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!



# 小小说

## 第三期



# 小小说

## 第三期

## 目 录

《天使》 .....	3
《实现爸爸的希望》 .....	11
《上天派来的信使》 .....	16

### 动态网近期网址 安全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

<https://www2.Yinian.net>

<https://www3.Yinian.net>

出现安全警告请点“确定”和“Y”（注：“http 后加 s 是全程加密，请放心观看）。请下载自由门、无界等软件，以后可通过软件自由上网。

###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

向大陆每天播出六小时：北京时间早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；晚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；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故意穿着成那样，就看她信不信，信了就过了这一难了。可惜呀，当时我们谁也不明白。

小丫头见我也来听她讲故事，说：“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个天机，上天同样给每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共产党太坏了，杀了许多的好人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所以天要灭它，你看现在到处天灾人祸的，都是灭它来的。但是上天不忍心看着许多并不是真心和它一伙的人也和它一起灭亡，所以每个曾加入过它组织的人都可以声明退出党、团、队，退了就不是它一伙的了，灾祸也就远离了你了！”

我想都没怎么想，就说：“退吧，我入过队。”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图啥，不就是没灾没难吗？我可不能犯二婶当年的错误呀，别看她是个小丫头，好象没经历过啥，可是谁知道上天会让什么样的信使送信给我呢？◇

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，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大潮，到 2007 年 3 月 26 日已有超过 2002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。

## 目 录

《天使》 .....	3
《实现爸爸的希望》 .....	11
《上天派来的信使》 .....	16

### 动态网近期网址 安全访问被中共封锁的网站

<https://www2.Yinian.net>

<https://www3.Yinian.net>

出现安全警告请点“确定”和“Y”（注：“http 后加 s 是全程加密，请放心观看）。请下载自由门、无界等软件，以后可通过软件自由上网。

###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

向大陆每天播出六小时：北京时间早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；晚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；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故意穿着成那样，就看她信不信，信了就过了这一难了。可惜呀，当时我们谁也不明白。

小丫头见我也来听她讲故事，说：“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个天机，上天同样给每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共产党太坏了，杀了许多的好人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所以天要灭它，你看现在到处天灾人祸的，都是灭它来的。但是上天不忍心看着许多并不是真心和它一伙的人也和它一起灭亡，所以每个曾加入过它组织的人都可以声明退出党、团、队，退了就不是它一伙的了，灾祸也就远离了你了！”

我想都没怎么想，就说：“退吧，我入过队。”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图啥，不就是没灾没难吗？我可不能犯二婶当年的错误呀，别看她是个小丫头，好象没经历过啥，可是谁知道上天会让什么样的信使送信给我呢？◇

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，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大潮，到 2007 年 3 月 26 日已有超过 2002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。



半天，就知道他的住址呢，于是就挨家挨户问，可没有见过此人的。

三月份，她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远房侄子来了，带她去检查了一翻，说是喉癌，晚期。四月底人就死了。

二婶的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以至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路，使我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人，可是，对于正月里为什么会遇见那个人，他到底从何而来，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无法解开的，直到前不久。

那天，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是个小丫头，她叽叽喳喳的给小孙女讲故事，听的小孙女入了迷，讲了一个又让讲一个，开始我还没在意，后来我听见她讲一个关于菩萨的故事。说是一个村子的人都特别坏，上天要发大水淹了这个村，菩萨就化成要饭的婆婆来讨饭，看有没有善良的可以救的人。菩萨挨家挨户的讨饭，人们不但不给她饭，还打骂她，只有一个妇女心好，给她饭，菩萨就告诉了她这里要发大水的秘密。这妇女把秘密告诉了村里的人，让人们赶快逃命，但很少有人相信她，最后除了相信的人，都被水淹死了。

我突然明白，那个给二婶看病的人，不是说二婶犯了天条吗？原来也是神慈悲于二婶，想给她个赎罪的机会，特派一个信使告诉她，



半天，就知道他的住址呢，于是就挨家挨户问，可没有见过此人的。

三月份，她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远房侄子来了，带她去检查了一翻，说是喉癌，晚期。四月底人就死了。

二婶的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以至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路，使我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人，可是，对于正月里为什么会遇见那个人，他到底从何而来，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无法解开的，直到前不久。

那天，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是个小丫头，她叽叽喳喳的给小孙女讲故事，听的小孙女入了迷，讲了一个又让讲一个，开始我还没在意，后来我听见她讲一个关于菩萨的故事。说是一个村子的人都特别坏，上天要发大水淹了这个村，菩萨就化成要饭的婆婆来讨饭，看有没有善良的可以救的人。菩萨挨家挨户的讨饭，人们不但不给她饭，还打骂她，只有一个妇女心好，给她饭，菩萨就告诉了她这里要发大水的秘密。这妇女把秘密告诉了村里的人，让人们赶快逃命，但很少有人相信她，最后除了相信的人，都被水淹死了。

我突然明白，那个给二婶看病的人，不是说二婶犯了天条吗？原来也是神慈悲于二婶，想给她个赎罪的机会，特派一个信使告诉她，



(一)

与她结识，说起来真的是偶然。

那天我去车间检查，发生了事故，住进了医院。身上多处擦伤，一条腿轻微骨折，这都没什么，最可怕的是鼻梁塌了，需要做手术。手术的前一天，尽管

管医生一再和我说手术的成功性很大，我依然心里没底，感到有块石头重重的压在心口上，无法排解，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。我都 25 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，万一……真是不可想象。

我和妈妈说：“您回家歇一会吧，我有事喊护士。”妈妈走后，我就胡乱的拨电话，有人接听后我就说：

“我可能会被毁容，可我还没有女朋友！”对方有的不说话，“啪”的挂断；有的说一句“精神病！”然后就只听见电话里传来“嘟、嘟”的声音。然而我并没有停手，我的脸上此时甚至露出一丝笑，没有镜子，不知道那笑是不是很吓人。

“啊？那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？”一个温柔的声音



(一)

与她结识，说起来真的是偶然。

那天我去车间检查，发生了事故，住进了医院。身上多处擦伤，一条腿轻微骨折，这都没什么，最可怕的是鼻梁塌了，需要做手术。手术的前一天，尽管

管医生一再和我说手术的成功性很大，我依然心里没底，感到有块石头重重的压在心口上，无法排解，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。我都 25 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，万一……真是不可想象。

我和妈妈说：“您回家歇一会吧，我有事喊护士。”妈妈走后，我就胡乱的拨电话，有人接听后我就说：

“我可能会被毁容，可我还没有女朋友！”对方有的不说话，“啪”的挂断；有的说一句“精神病！”然后就只听见电话里传来“嘟、嘟”的声音。然而我并没有停手，我的脸上此时甚至露出一丝笑，没有镜子，不知道那笑是不是很吓人。

“啊？那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？”一个温柔的声音

音传来，我当时是又惊又喜，支吾着不知道说什么。

“是不是想找人说会儿话？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说吧！”

我于是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我听过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古时候有个人在一个员外家做管家。有一天，员外请来个道士看相，道士说：你家的管家有‘方’主的相，还是不要用他为好。员外于是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回老家。他背着自己在荒野里走，不停的流泪，很小的时候他就到了这家，现在 20 多年了，他早已把这里当成家了，可是谁想会有这事呢？以后怎么办？”

走到一个山脚下时，他看见地上有一个荷包，捡起来一看，做工非常精细，一看就是大家小姐的东西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抬起头，看见山上有一座庙，想肯定是来进香，下山不巧掉的。他想扔下，继续赶路，可又想这荷包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捡走，岂不是污了这女子的名声吗？说不定会因此害她丢了命呢！我还是捡起来，在这儿等她来寻吧。他就一直在那儿等，次日一早，有一妇女匆匆而来，一面走一面寻什么，他上前说：是不是找这个荷包呀？那妇女看了连连点头，接过荷包之后一个劲的称谢，说是她家小姐昨日来进香，夜里发现丢了荷包，急的直哭，天没亮就来找，小姐说如果找不到就只有一死了。

4

音传来，我当时是又惊又喜，支吾着不知道说什么。

“是不是想找人说会儿话？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说吧！”

我于是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我听过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古时候有个人在一个员外家做管家。有一天，员外请来个道士看相，道士说：你家的管家有‘方’主的相，还是不要用他为好。员外于是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回老家。他背着自己在荒野里走，不停的流泪，很小的时候他就到了这家，现在 20 多年了，他早已把这里当成家了，可是谁想会有这事呢？以后怎么办？”

走到一个山脚下时，他看见地上有一个荷包，捡起来一看，做工非常精细，一看就是大家小姐的东西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抬起头，看见山上有一座庙，想肯定是来进香，下山不巧掉的。他想扔下，继续赶路，可又想这荷包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捡走，岂不是污了这女子的名声吗？说不定会因此害她丢了命呢！我还是捡起来，在这儿等她来寻吧。他就一直在那儿等，次日一早，有一妇女匆匆而来，一面走一面寻什么，他上前说：是不是找这个荷包呀？那妇女看了连连点头，接过荷包之后一个劲的称谢，说是她家小姐昨日来进香，夜里发现丢了荷包，急的直哭，天没亮就来找，小姐说如果找不到就只有一死了。

4

玩麻将的人们正起兴，头都没抬，就说：“我们也没病，去别家吧。”

这时那人说了：“机不可失呀！”又等了一会儿，见没人理，就往外走，二婶子猛的开始，说：“回来，回来，给我看看。”

那人转身过来，给二婶把脉。他说：“你呀，将来得噎死病而死，最多过不去五月节。不过我有妙方，看你依不依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你之所以有此灾，是因为你犯了天条，要想躲过，要忌口三年，三年之内不能吃荤腥的东西，我再给你开个药方，保你好！”

二婶听了说：“三年不吃荤腥，我可做不到。”

其她人听了，都说：“乌鸦嘴，大过年的，他二婶，别听他的。来，来，玩牌。”

二婶就不再理会，那人一会儿也走了。我见那人这样，疑心他不是好人，也不敢送。

出正月不久，二婶串门来说：“你说新鲜不新鲜，我这嗓子最近有点紧，象是有什么东西堵着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是心疑吧。”

她说：“不是。”

等到二月末时，二婶吃东西开始困难，她想起了过年时那人说的话，想着这人不可能只来我家呀，村子不大，一个陌生人显的很突出的，说不定在谁家扯

17

玩麻将的人们正起兴，头都没抬，就说：“我们也没病，去别家吧。”

这时那人说了：“机不可失呀！”又等了一会儿，见没人理，就往外走，二婶子猛的开始，说：“回来，回来，给我看看。”

那人转身过来，给二婶把脉。他说：“你呀，将来得噎死病而死，最多过不去五月节。不过我有妙方，看你依不依。”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你之所以有此灾，是因为你犯了天条，要想躲过，要忌口三年，三年之内不能吃荤腥的东西，我再给你开个药方，保你好！”

二婶听了说：“三年不吃荤腥，我可做不到。”

其她人听了，都说：“乌鸦嘴，大过年的，他二婶，别听他的。来，来，玩牌。”

二婶就不再理会，那人一会儿也走了。我见那人这样，疑心他不是好人，也不敢送。

出正月不久，二婶串门来说：“你说新鲜不新鲜，我这嗓子最近有点紧，象是有什么东西堵着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是心疑吧。”

她说：“不是。”

等到二月末时，二婶吃东西开始困难，她想起了过年时那人说的话，想着这人不可能只来我家呀，村子不大，一个陌生人显的很突出的，说不定在谁家扯

17

的手，又擦干净，回到房间，拿起《转法轮》，学着爸爸的样子，一页页的读了起来……（文 / 夏天）

# 上天派来的信使

我 60 多岁了，一辈子就要过去了，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悲伤也罢，高兴也罢，都成了过眼的烟云，淡去了。但有一件事情，至今都清楚的记的。

那时我刚刚嫁作人妇。正月里，忙碌了一年，街坊邻居们都借机会玩玩，放松放松，我们一群妇女，聚在一起打麻将。那日里，我去晚了，人手够了，不得已，只能在一傍看着。

也不知道打了几圈，屋里进来一个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，我一扭头看见他，吓了一跳，那人说：“别害怕，我遇上了点麻烦，没有钱回家了，一路就这样要饭到这，我有点祖传的医术，可以给人看病，你们谁让我看看，给我两钱，好快点回家过年。”

的手，又擦干净，回到房间，拿起《转法轮》，学着爸爸的样子，一页页的读了起来……（文 / 夏天）

# 上天派来的信使

我 60 多岁了，一辈子就要过去了，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悲伤也罢，高兴也罢，都成了过眼的烟云，淡去了。但有一件事情，至今都清楚的记的。

那时我刚刚嫁作人妇。正月里，忙碌了一年，街坊邻居们都借机会玩玩，放松放松，我们一群妇女，聚在一起打麻将。那日里，我去晚了，人手够了，不得已，只能在一傍看着。

也不知道打了几圈，屋里进来一个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，我一扭头看见他，吓了一跳，那人说：“别害怕，我遇上了点麻烦，没有钱回家了，一路就这样要饭到这，我有点祖传的医术，可以给人看病，你们谁让我看看，给我两钱，好快点回家过年。”

他回到老家后，开始读书，并参加科考，考中了状元。多年后，又有道士要给他看相，他说以前就有一个道士说我有“方”主之相，是个没福之人，你看看我是有福呢还是没福。这道士说：本来是这样的，可是大人您做了一件积阴德的事，上天福报于你呀。他想起了捡荷包的事，感叹道：看来福祸相依，人一定要心存正念呀！

好了，这个故事讲完了，希望能让你平静下来，事情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么糟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不再烦躁了。

手术非常成功。出院后，我打电话给她，感谢她接我的电话，并想请她吃饭。她说：“吃饭就算了吧，到是可以找个地方，坐一会儿，聊聊天。”于是我们约好了在一个公园见面。

（二）

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精致的五官，白净的皮肤，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，一条有着淡淡的碎花的裙子，披肩的黑亮的头发用一个粉色的卡子卡在脑后，整个人清心脱俗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美，我听同学说见网友，是凡一口答应见面的无不是奇形怪状，她虽然不是网友可是在我的思想中是



他回到老家后，开始读书，并参加科考，考中了状元。多年后，又有道士要给他看相，他说以前就有一个道士说我有“方”主之相，是个没福之人，你看看我是有福呢还是没福。这道士说：本来是这样的，可是大人您做了一件积阴德的事，上天福报于你呀。他想起了捡荷包的事，感叹道：看来福祸相依，人一定要心存正念呀！

好了，这个故事讲完了，希望能让你平静下来，事情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么糟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不再烦躁了。

手术非常成功。出院后，我打电话给她，感谢她接我的电话，并想请她吃饭。她说：“吃饭就算了吧，到是可以找个地方，坐一会儿，聊聊天。”于是我们约好了在一个公园见面。

（二）

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精致的五官，白净的皮肤，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，一条有着淡淡的碎花的裙子，披肩的黑亮的头发用一个粉色的卡子卡在脑后，整个人清心脱俗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美，我听同学说见网友，是凡一口答应见面的无不是奇形怪状，她虽然不是网友可是在我的思想中是





差不多的；我也不知道象她这样美的人为什么会热情的接陌生人的电话，我想起她的故事，暗想这就是福祸相依？

她说：“手术很成功吧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，你看看，我的鼻子，只在这一侧有一点痕。”

她看看说：“你不说，真看不出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天我打了许多电话，只有你和我聊天！”

她说：“你当时是挺吓人的，上来就是一句‘我可能会被毁容，可我还没有女朋友！’即使是人家挂电话也是情理之中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接我电话？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本来我也想挂的，可是又一想，可能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说不定你真的是需要我的帮助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真善良！”

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师父教的，师父让我们凡事按着‘真善忍’做好人。”

“法轮功？”我睁大眼睛，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个天使一样的女孩和自焚、杀人等等联系起来。

她依然保持着微笑，说：“我知道一提法轮功，你就会想到电视上那些可怕的镜头，其实那一切都是假的、是谎言、是江某某镇压法轮功编造的借口。拿

差不多的；我也不知道象她这样美的人为什么会热情的接陌生人的电话，我想起她的故事，暗想这就是福祸相依？

她说：“手术很成功吧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，你看看，我的鼻子，只在这一侧有一点痕。”

她看看说：“你不说，真看不出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天我打了许多电话，只有你和我聊天！”

她说：“你当时是挺吓人的，上来就是一句‘我可能会被毁容，可我还没有女朋友！’即使是人家挂电话也是情理之中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接我电话？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本来我也想挂的，可是又一想，可能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说不定你真的是需要我的帮助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真善良！”

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师父教的，师父让我们凡事按着‘真善忍’做好人。”

“法轮功？”我睁大眼睛，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个天使一样的女孩和自焚、杀人等等联系起来。

她依然保持着微笑，说：“我知道一提法轮功，你就会想到电视上那些可怕的镜头，其实那一切都是假的、是谎言、是江某某镇压法轮功编造的借口。拿

人，这样僵持了三天，逼着我们收下钱，在火化爸爸遗体的书上签字，才放我们回家。回到家，才知道，他们还威胁叔叔再“闹事”就开除他公职，叔叔只好沉默了。

这是个什么世道？！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我经历了这般的苦难，我看到了这人间的残暴和冷酷。我的心变的是如此的冷，我不想与同学、老师说话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晚上，躲在被子里是我的世界，我可以哭，可以不睡觉，思念我那善良忠厚的爸爸，其实我也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一会儿，也是噩梦连连……。

快过年了，我家没有收拾房间，没有买年货。那天，妈妈说，把你爸爸的东西收拾收拾吧，放在西屋柜子里，省的看到。

我流着泪，收拾着爸爸的东西。《转法轮》的蓝色书皮好象泛着光，我伸手拿起这本爸爸视为生命的大法书，他每次要看书时，都要把手洗的干干净净的。爸爸以前常让我看《转法轮》，说是能净化身心，让人的心灵宁静，可是我一直拖着没有看，总是说不急，过一段时间再看，谁想……我的心又象是被揪起来一样。是啊，和爸爸、妈妈一起读《转法轮》，这是爸爸对我提出过的唯一希望。

想到这儿，我到洗脸间洗了我



人，这样僵持了三天，逼着我们收下钱，在火化爸爸遗体的书上签字，才放我们回家。回到家，才知道，他们还威胁叔叔再“闹事”就开除他公职，叔叔只好沉默了。

这是个什么世道？！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我经历了这般的苦难，我看到了这人间的残暴和冷酷。我的心变的是如此的冷，我不想与同学、老师说话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晚上，躲在被子里是我的世界，我可以哭，可以不睡觉，思念我那善良忠厚的爸爸，其实我也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一会儿，也是噩梦连连……。

快过年了，我家没有收拾房间，没有买年货。那天，妈妈说，把你爸爸的东西收拾收拾吧，放在西屋柜子里，省的看到。

我流着泪，收拾着爸爸的东西。《转法轮》的蓝色书皮好象泛着光，我伸手拿起这本爸爸视为生命的大法书，他每次要看书时，都要把手洗的干干净净的。爸爸以前常让我看《转法轮》，说是能净化身心，让人的心灵宁静，可是我一直拖着没有看，总是说不急，过一段时间再看，谁想……我的心又象是被揪起来一样。是啊，和爸爸、妈妈一起读《转法轮》，这是爸爸对我提出过的唯一希望。

想到这儿，我到洗脸间洗了我



的声音发出：“唐丽，你爸爸没了！在拘留所里被掐死了！”

我僵在那里。

一连昏睡了几几天，大脑象木了一般，整个身子沉沉的，就想睡觉，一接触枕头，灵魂好象就被抽出去一般，就剩下身子在坑上，动也动不了。

我没有爸爸了！我再也没有爸爸了！我不再有依靠了，在我没有主意时，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了，再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疼我、迁就我了。

我连爸爸的遗体都没有见到，妈妈也只匆匆见过一面。那天拘留所通知妈妈，说爸爸上吊自杀了。妈妈赶到时，看见爸爸全身上下都是伤，多处淤血，耳朵后有明显的血迹，脖子处并没有明显的勒痕。叔叔说，法轮功是不允许自杀的，他不会自杀！如果是自杀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？这里看的这么严，他又用什么、怎么上吊的？他们遮遮掩掩，最后说是给三万元钱了事。叔叔要把遗体运回家，拘留所不准许，并强行把叔叔和妈妈赶走。

为了给爸爸讨回公道，我和妈妈几次去了乡里、县里、市里，去了拘留所、派出所，为了不让我们说话，拘留所伙同县里把我们娘俩骗到县招待所，说是给“解决问题”，等我们到了那，就把我们安排到一间屋子里，不允许自由出入，也不让我们见到管事的

14

的声音发出：“唐丽，你爸爸没了！在拘留所里被掐死了！”

我僵在那里。

一连昏睡了几几天，大脑象木了一般，整个身子沉沉的，就想睡觉，一接触枕头，灵魂好象就被抽出去一般，就剩下身子在坑上，动也动不了。

我没有爸爸了！我再也没有爸爸了！我不再有依靠了，在我没有主意时，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了，再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疼我、迁就我了。

我连爸爸的遗体都没有见到，妈妈也只匆匆见过一面。那天拘留所通知妈妈，说爸爸上吊自杀了。妈妈赶到时，看见爸爸全身上下都是伤，多处淤血，耳朵后有明显的血迹，脖子处并没有明显的勒痕。叔叔说，法轮功是不允许自杀的，他不会自杀！如果是自杀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？这里看的这么严，他又用什么、怎么上吊的？他们遮遮掩掩，最后说是给三万元钱了事。叔叔要把遗体运回家，拘留所不准许，并强行把叔叔和妈妈赶走。

为了给爸爸讨回公道，我和妈妈几次去了乡里、县里、市里，去了拘留所、派出所，为了不让我们说话，拘留所伙同县里把我们娘俩骗到县招待所，说是给“解决问题”，等我们到了那，就把我们安排到一间屋子里，不允许自由出入，也不让我们见到管事的

14

自焚来说吧，有谁看见天安门的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，一有人自焚，就能迅速背着灭火器赶到？那个叫刘思颖的小女孩，做了气管割开手术，怎么能接受记者的采访呢？有这么神奇的医术吗？”

我想起在家报箱里出现的法轮功的传单，也提及了这个自焚是造假的问题，上面还有图片的分析。

“真也罢，假也罢，这些都不是我所能管的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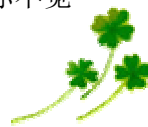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：“前几天，我的一个同事上街买衣服，就在某某购物中心的外面，两个大汉在大庭广众之下抢走了她的包、从脖子上拽下白金的项链，同事吓的大喊求救，熙攘的人流却无人正眼看一眼，而路边停的警车里，三、四个警察还在那说着话。事后，同事指问他们为什么不管，一个警察面不改色的说：“没听见，也没看见。”

我说：“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呀，我就遇上过，包被划开了，幸好没多少钱，我想也会有人看见，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。”

她说：“我们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总是渴望别人能伸出援手，可是当别人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却总是视而不见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你不觉的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悲哀吗？”

我说：“都这样，没办法。”

她说：“涓涓细流，终成江河。法轮



7

自焚来说吧，有谁看见天安门的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，一有人自焚，就能迅速背着灭火器赶到？那个叫刘思颖的小女孩，做了气管割开手术，怎么能接受记者的采访呢？有这么神奇的医术吗？”

我想起在家报箱里出现的法轮功的传单，也提及了这个自焚是造假的问题，上面还有图片的分析。

“真也罢，假也罢，这些都不是我所能管的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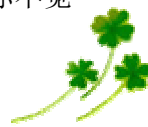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：“前几天，我的一个同事上街买衣服，就在某某购物中心的外面，两个大汉在大庭广众之下抢走了她的包、从脖子上拽下白金的项链，同事吓的大喊求救，熙攘的人流却无人正眼看一眼，而路边停的警车里，三、四个警察还在那说着话。事后，同事指问他们为什么不管，一个警察面不改色的说：“没听见，也没看见。”

我说：“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呀，我就遇上过，包被划开了，幸好没多少钱，我想也会有人看见，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。”

她说：“我们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总是渴望别人能伸出援手，可是当别人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却总是视而不见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你不觉的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悲哀吗？”

我说：“都这样，没办法。”

她说：“涓涓细流，终成江河。法轮



7

功学员愿意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凡事为他人着想。”

那次的见面，我知道她上高中时，父母离异了，各自组织了家庭，她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，这让她心生仇恨，封闭自己，后来得了自闭症，她常常站在马路中间，希望过往的车辆会从她的身上碾过。后来，她在一次自杀时被人救起，那个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。她看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《转法轮》，心豁然开朗了，她可以平静的面对家庭的变故了，笑容从新回到她的脸上。

我震惊于她说自己看《转法轮》时，眼神之中流露出的别样的幸福，那种眼神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形容，那一刻，我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，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分别的时候，她给了我一本叫《九评 xx 党》的书和两张光盘，我看见上面的一张的封页上写着《风雨天地行》。她说希望我能看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和她探讨。

(三)

和她见面之后，我的大脑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，她说的话一遍遍在脑中重复，在思绪不定时就拿起《九评 xx 党》看，夜很深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看《风雨天地行》，我震撼了！

功学员愿意从改变自己开始，凡事为他人着想。”

那次的见面，我知道她上高中时，父母离异了，各自组织了家庭，她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，这让她心生仇恨，封闭自己，后来得了自闭症，她常常站在马路中间，希望过往的车辆会从她的身上碾过。后来，她在一次自杀时被人救起，那个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。她看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《转法轮》，心豁然开朗了，她可以平静的面对家庭的变故了，笑容从新回到她的脸上。

我震惊于她说自己看《转法轮》时，眼神之中流露出的别样的幸福，那种眼神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形容，那一刻，我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，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分别的时候，她给了我一本叫《九评 xx 党》的书和两张光盘，我看见上面的一张的封页上写着《风雨天地行》。她说希望我能看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和她探讨。

(三)

和她见面之后，我的大脑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，她说的话一遍遍在脑中重复，在思绪不定时就拿起《九评 xx 党》看，夜很深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看《风雨天地行》，我震撼了！

我们乡派出所的几个恶人冲进屋里。所长大喊道：“唐有强，跟我们走一趟，了解了解情况！”说话间，不由分说，几个一齐拥上来，把爸爸的胳膊向后一架，铐上了手铐。妈妈上前拉，被一把推开，妈妈坐在地上哭喊着：“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呀，他刚回来才一个月，你们就又要绑架他走？”

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被带走的，很长时间全身一点力气没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次日，妈妈和叔叔去了派出所，所长说：“要人 是吧，我还没有上报，拿 5000 元钱来吧，交钱就放人。”几年来，因为爸爸坚持信仰，多次被罚款，早已是家徒四壁了。妈妈不得不忙着四处借钱，钱还没等凑齐，爸爸就被送进了拘留所。

过了周末，我没有一点心思上学，头脑乱乱的，很想知道爸爸的消息，又不敢总打电话给妈妈，怕她伤心。就这样的扳着指头熬日子。

终于又是周末，可以回家了。一进门，我吓了一跳，妈妈的头发全白了，一下子老了十岁，目光呆滞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

我的心一揪，颤抖着问：“怎么啦，妈？”

妈妈靠在炕头的墙上，不说话，闭着眼睛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。

好一会儿，我听见有微弱而绝望



我们乡派出所的几个恶人冲进屋里。所长大喊道：“唐有强，跟我们走一趟，了解了解情况！”说话间，不由分说，几个一齐拥上来，把爸爸的胳膊向后一架，铐上了手铐。妈妈上前拉，被一把推开，妈妈坐在地上哭喊着：“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呀，他刚回来才一个月，你们就又要绑架他走？”

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被带走的，很长时间全身一点力气没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次日，妈妈和叔叔去了派出所，所长说：“要人 是吧，我还没有上报，拿 5000 元钱来吧，交钱就放人。”几年来，因为爸爸坚持信仰，多次被罚款，早已是家徒四壁了。妈妈不得不忙着四处借钱，钱还没等凑齐，爸爸就被送进了拘留所。

过了周末，我没有一点心思上学，头脑乱乱的，很想知道爸爸的消息，又不敢总打电话给妈妈，怕她伤心。就这样的扳着指头熬日子。

终于又是周末，可以回家了。一进门，我吓了一跳，妈妈的头发全白了，一下子老了十岁，目光呆滞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

我的心一揪，颤抖着问：“怎么啦，妈？”

妈妈靠在炕头的墙上，不说话，闭着眼睛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。

好一会儿，我听见有微弱而绝望





来了，睁开眼睛，慈祥的看看我，说：“唐丽回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爸，看您的气色很好呀，我才两周没回家，就大不一样啦！”

“当然，大法神奇！”

我的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半年前被非法绑架，随即不经任何手续送到了劳教所。从爸爸一进劳教所，恶警就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，不让睡觉、暴打、吊在树上用电棍电、不让上厕所、罚站……好好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垮了下来，全身到处是伤，没有一处好的地方，臀部被打的都烂了，上厕所都解不下衣服。他绝食抗议时，狱医野蛮灌食，导致昏死过去，后来被送医院抢救，生命垂危时，才通知妈妈去接人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少，半年的时间，我已经认不出来他了，头发全白，脸都脱像了，瘦的还没有我重。

爸爸回来后，没吃药没打针，就是每天坚持着学法、炼功，身体一天一个变化，几天时间就可以下地，起居自理了。真是神奇呀！

冬日里，吃着热腾腾的酸菜真是一种享受呀，尤其是一家人团聚在炕头上，我看看妈妈，再看看爸爸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美。

正吃饭时，有人砸门。妈妈本能的一惊，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向外望了望。就这个时候门已经被砸开了，

12

来了，睁开眼睛，慈祥的看看我，说：“唐丽回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爸，看您的气色很好呀，我才两周没回家，就大不一样啦！”

“当然，大法神奇！”

我的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半年前被非法绑架，随即不经任何手续送到了劳教所。从爸爸一进劳教所，恶警就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，不让睡觉、暴打、吊在树上用电棍电、不让上厕所、罚站……好好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垮了下来，全身到处是伤，没有一处好的地方，臀部被打的都烂了，上厕所都解不下衣服。他绝食抗议时，狱医野蛮灌食，导致昏死过去，后来被送医院抢救，生命垂危时，才通知妈妈去接人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少，半年的时间，我已经认不出来他了，头发全白，脸都脱像了，瘦的还没有我重。

爸爸回来后，没吃药没打针，就是每天坚持着学法、炼功，身体一天一个变化，几天时间就可以下地，起居自理了。真是神奇呀！

冬日里，吃着热腾腾的酸菜真是一种享受呀，尤其是一家人团聚在炕头上，我看看妈妈，再看看爸爸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美。

正吃饭时，有人砸门。妈妈本能的一惊，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向外望了望。就这个时候门已经被砸开了，

12

看完后，我又拿出另一张盘看，盘里讲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。我流泪了，完全沉于其中，突然我听见爸爸骂了一句：“这个没人性的邪家伙，真是缺心少肺，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呀！”原来不知什么时候，父母也出来看了。

此后没多久，我们全家都退出了这个邪党的一切组织。也是从那天起，她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隔几天，妈妈就要炒几个小菜，叫她过来吃饭。

是凡她过来时，家里总是充满笑语，即使是正有烦心的事情，她总是三言二语就给化解了。慢慢的，我发现“真善忍”已经驻进了我的心，我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靠近她了。

一段时间来单位的一个同事表面上和颜悦色，背地里总是找我别扭，上领导那打小报告。那天他负责的项目出错了，可是他并没有发现，领导也没有发现，如果我不说话，等着一投入生产，那么他因此丢职的可能性是有的，那不就清静了吗？可是我想起了她，想起她说过的许多话，我把心一沉，叹了口气，把他叫出办公室，告诉了他的错误，他开始还不愿和我出来，等明白我的意思后，惊的站那儿有五秒钟都不说话，然后开口说：你是真正的男人。

这件事情办完后，我都惊讶于自己的表现，我怎么平静的把话说出口的



9

看完后，我又拿出另一张盘看，盘里讲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。我流泪了，完全沉于其中，突然我听见爸爸骂了一句：“这个没人性的邪家伙，真是缺心少肺，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呀！”原来不知什么时候，父母也出来看了。

此后没多久，我们全家都退出了这个邪党的一切组织。也是从那天起，她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隔几天，妈妈就要炒几个小菜，叫她过来吃饭。

是凡她过来时，家里总是充满笑语，即使是正有烦心的事情，她总是三言二语就给化解了。慢慢的，我发现“真善忍”已经驻进了我的心，我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开始靠近她了。

一段时间来单位的一个同事表面上和颜悦色，背地里总是找我别扭，上领导那打小报告。那天他负责的项目出错了，可是他并没有发现，领导也没有发现，如果我不说话，等着一投入生产，那么他因此丢职的可能性是有的，那不就清静了吗？可是我想起了她，想起她说过的许多话，我把心一沉，叹了口气，把他叫出办公室，告诉了他的错误，他开始还不愿和我出来，等明白我的意思后，惊的站那儿有五秒钟都不说话，然后开口说：你是真正的男人。

这件事情办完后，我都惊讶于自己的表现，我怎么平静的把话说出口的



9

呢？越想越觉的不可思议，我的心一下开阔了，我想告诉她，她一定会赞扬我几句的，想到此，不禁笑了。

一下班，我就直奔她的单位而去，我没有打电话，想给她个惊喜。

要上楼时，她的同事三个一帮俩一伙的向下走，看见我说：“她今天没来上班，假都没请，打手机也不通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拿起电话拨号，“您拨的电话已关机！”

我转身去了她租住的房子，敲了好一会儿门，开门的是她的室友，一见我就哭了，我说：“别哭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昨天夜里姐就没有回来，早上我打她电话，也没打通。我下午下班后，一进门，看，就这样子了！”

我才留意，屋子乱七八糟的，被翻过。

“我问小区的警卫，说是姐因为炼法轮功，被人举报了，警察上午过来抄家的。我问他们人在哪，他们说不知道。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人被抓走了，家被抄了，连个信儿都不给！”

我呆在那里，泪水流下来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帮着她的室友收拾的屋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，我把自已关在屋里，任泪水流，那一夜，我一直没睡，她的样子不断的在眼前晃，我的泪也不断的流，我怎

10

呢？越想越觉的不可思议，我的心一下开阔了，我想告诉她，她一定会赞扬我几句的，想到此，不禁笑了。

一下班，我就直奔她的单位而去，我没有打电话，想给她个惊喜。

要上楼时，她的同事三个一帮俩一伙的向下走，看见我说：“她今天没来上班，假都没请，打手机也不通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拿起电话拨号，“您拨的电话已关机！”

我转身去了她租住的房子，敲了好一会儿门，开门的是她的室友，一见我就哭了，我说：“别哭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昨天夜里姐就没有回来，早上我打她电话，也没打通。我下午下班后，一进门，看，就这样子了！”

我才留意，屋子乱七八糟的，被翻过。

“我问小区的警卫，说是姐因为炼法轮功，被人举报了，警察上午过来抄家的。我问他们人在哪，他们说不知道。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人被抓走了，家被抄了，连个信儿都不给！”

我呆在那里，泪水流下来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帮着她的室友收拾的屋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，我把自已关在屋里，任泪水流，那一夜，我一直没睡，她的样子不断的在眼前晃，我的泪也不断的流，我怎

10

么办？我怎么办？

我下了班就关在屋里，父母都不见，我怕他们问我，怕他们知道了担心，更怕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在昏昏噩噩中过了两天。我太懦弱了，我是一个男子汉，我怎么能让邪恶之徒就这样把她绑架走？我必须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拨通了科长的电话，说从明天开始歇年休假，家里突然有事，可不可以？科长答应了。科室的人差不多都歇了，我本来计划等她也休息的时候再歇的，现在不能等了。我想明天早上我就去她租房所在的派出所，我必须把人要回来！等她回来了，我要和她一起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所有认识的人，如果人们都明白了，谁还会举报她呢？

这天夜里，很快的，就睡着了。（文/夏天）



## 实现爸爸的 希望

冬天了，很冷，一下车，不由的掖紧了围巾。

妈妈正在做晚饭，酸菜的香味从大锅中飘散而出，弥漫在整个房间，我的心变的暖暖的。我放下书包，走到东屋，爸爸斜靠在炕头的被垛上，听见我回

11

么办？我怎么办？

我下了班就关在屋里，父母都不见，我怕他们问我，怕他们知道了担心，更怕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在昏昏噩噩中过了两天。我太懦弱了，我是一个男子汉，我怎么能让邪恶之徒就这样把她绑架走？我必须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拨通了科长的电话，说从明天开始歇年休假，家里突然有事，可不可以？科长答应了。科室的人差不多都歇了，我本来计划等她也休息的时候再歇的，现在不能等了。我想明天早上我就去她租房所在的派出所，我必须把人要回来！等她回来了，我要和她一起把法轮功的真相讲给所有认识的人，如果人们都明白了，谁还会举报她呢？

这天夜里，很快的，就睡着了。（文/夏天）



## 实现爸爸的 希望

冬天了，很冷，一下车，不由的掖紧了围巾。

妈妈正在做晚饭，酸菜的香味从大锅中飘散而出，弥漫在整个房间，我的心变的暖暖的。我放下书包，走到东屋，爸爸斜靠在炕头的被垛上，听见我回

11